

凝视一个白驹过隙的世界

文 / 李亚楠 传给雅昌



我喜欢摄影，大概可以追溯到 79 年的时候。那时我受到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先生的影响，之前去图书馆借书都是看小说，后来就看画册，看到有些照片觉得特别有意思，隐隐约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——一直到现在。

那个时候相机离我们很远。买不起相机，在团支部需要活动拍摄的时候，我就借来个相机拍。结果大家反映特别好，我就觉得挺开心的。这应该是我走上摄影之路最初的动力吧。

虽然当时的工作跟摄影没有一点关系，但总是能在业余时间坚持这个爱好，当爱好一直进行下去的时候，就会越发的想要跟摄影事业更加贴近一点。后来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志趣相投的人，就形成了一个小群体，大家都热爱摄影、热爱艺术，又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。于是我们就开始进行投稿，被采用，更新设备，参加比赛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
体验者：罗健

个人职业：摄影相关工作者

体验次数：10 次以上

体验产品：画册



中间有段时间我的工作跟摄像相关的，但是时间长了发现，摄像总是与摄影不同，失去了最初抓取画面的那种冲动，于是决心还是要选择摄影，这个时候就更加确定了方向。

我最近拍摄的一组照片是故宫的图景。故宫的建筑整体结构，表现出了中国古代建筑极高的艺术性，建造工艺之精巧、用料之讲究、雕塑、壁画等之精美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漫步其间，既见到富丽堂皇的一面，也能见到破败的一面。印象深刻的，是深宫内院墙壁上龟裂的朱漆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如繁华散尽后的沧桑，也让人联想起千百年前容颜老去的嫔妃，一腔孤苦哀愁。

除了拍风景照之外，我也喜欢拍纪实题材的影像。过去我还会做一个小专题，就是拍各地的毛主席像，记录毛主席像下的现代的人的生活方式，每次去拍的时候也和在场的人们聊天，总是能够收获不同的故事。

其中在沈阳的一次拍摄，有一位老兵，当时从西沙群岛回来还保留了一身军装，每到毛主席生日的这一天，他都要重新穿上军装跟他老伴儿在毛主席像前照相。我从他开始换衣服一直拍到他敬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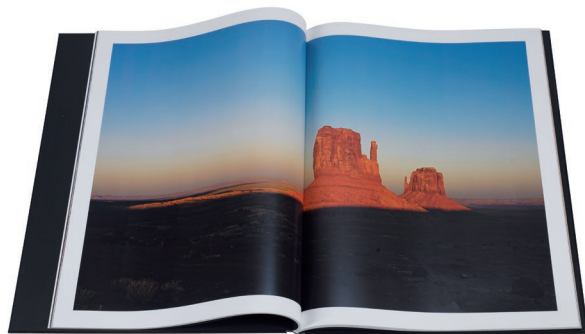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次在邯郸的拍摄，有两个楼盘，其中一个卖得好，另一个卖得不好，他们就在卖得不好的楼盘处列了一座毛主席像。这个现象在当代社会中也很有见，人们利用了这种在历史语境中的心理来达到现在的目的。





这个专题基本是在游走的过程中完成的，也是现在人更容易接受和介入的随拍。全国各地我拍了很多，走到哪里都寻找来拍，后来就想既然组成了一个系列，那就把它排版在册，做成了一本画册，很多朋友看到了，也有了想做画册的冲动。摄影作品印在纸上实实在在的，与在电子屏幕上截然不同。这也激发了我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专题拍摄。

我拍了很多报刊亭，以前总是会去报刊亭买很多杂志来看，所以有很深的感觉。近几年很多报刊亭都消失了，也有的拍完马上就被拆除了。以前不在北京的时候，一来北京就会开车去西单、东单那边的报刊亭，挑上一堆跟摄影、图像有关的杂志，就觉得无比幸福，比买其他别的东西都兴奋。后来，发现报刊亭不在了，就感到十分遗憾。



我常想，现代社会在快速变化，时间过得飞快，而摄影是一件让我“慢”下来的事。新旧交织的故宫、历史语境中的毛主席像、路边的报刊亭，我记录一个白驹过隙的世界，借由镜头，让更多人看到风景、现象背后更多的细节。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。

随着拍摄题材越来越多，积累的作品越来越丰富，我在传给雅昌做了很多本画册，自己在线排版制作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拿到实物后，印刷效果很好，倍感欣喜。最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，进行整理，相当于对作品的再次编辑。

印在纸上，对于创作者而言，作品在形式上有了一定的完成度，对于观看者而言可以更好地发现影像的层次细节。现在太多人只喜欢用手机拍摄，在手机上显示的其实都只是色块，不真实，大家对于这样的影像记忆并不深刻，没有这种对纸质画册观看的冲击力和凝视感。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